

審視瑶田

秣陵傅仁宇先生輯

審視瑤函

李昂題

民國三年上海

章福記書局印

審視瑤函弁言

素難而後有顯科猶六經而後有子史也其旨元令人罔象而蒐珠其理微令人碧落而占氣其奧沉令人望洋而觀瀾以故鼎之貴者恆斑駁以徵奇業之崇者須鞭草以灼膜操一技工一術必期扁之斲輪庖之批竅致精造極而稱絕藝謂必求之桐君秦越之壇庶幾幸遇其人而不意仁宇傳君一快靚之君舌則蓮品則仙道濟博施則眉山子瞻不佞承乏院署初物色於鳳臺鷺渚把臂謦譚而使我喜不能寐也喟然歎曰世有碩德長者傳君若而人與之聯駟承明出其補天鴻勳浴日月而蕩乾坤復何事之難濟為君樂阿樂泌一衲一瓢翛然自足將營菟裘而壺隱焉餌施昏瞶而不尸功澤漚間黨而不任德心齋設庭幃而守之若維摩檀施浹耆闍而奉之若鳩摩鵝乎與物同春利之而不庸脊脊乎與時分憂習勩而勿縈且燕貽承芳道光繼志上自克家次迨義方箕裘式穀聿啟象賢若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君備有焉語云不知其系視其教長公維藩同事僚契但甥文凱美秀而文矧淑

慎爾止接踵聯璧若鸞鷟之軼雞羣行將展六翮而搏南溟天祚明德
有開必先其佑積慶而錫之令終者詎鮮哉歲甲申君家枕中之秘
審視瑤函就帙而丐正不佞余矢隻語以勸之曰珍之獨曷若寶之眾
私而家曷若公而國君請梓諸仁宇遂踴躍摩頂拈花襲香向大士如
來壇前一發宏誓出審視瑤函廣鈐薛濤殘端永為三千大千琉璃震
旦普渡一切千手千眼不住聲色香味觸法施之是舉也不吝何敢夷
瑤函為一門筏渡直尊為海岸慈航可矣是為序 肯

崇禎甲申菊月穀旦

中議大夫資治尹加光祿寺少卿仍掌太醫院院使事通家友弟陸彬頤
首拜撰

凡例

一自受五臟六腑之精華。若日月麗天而不可掩。右陰左陽。涵光毓采。吐桑浴淵。胸臆迭行。坎離失度。靈柞錯經。變理不齊。民病為殃。人開卷了然。至於五臟主病。五行附麗。五音分導。五方風氣。浸淫為厲。各有專司。安事拼贅。是函授自烈祖。奕葉鑽研。經歷三十餘載。復訪名公宗匠。講究印可。廣購藏書禁方。彙纂輯簡。間有立論堪採。而主方雷同。有單方擅譽。而症候不明者。添類雖工。效顰知陋。概不敢載。

一五輪八廓。各分攸司。象形取義。臟腑部署。甚分星布。間不容髮。俗僅得其皮毛。茲盡蒐其精奧。按經辨症。補瀉得宜。先巡輪廓之變。隨察受病之源。主客逆順。毫釐千里。闢謬辨誤。亥豕晰分。庶遊覽者可按圖而索駿。施治者不致罔象而擇驪爾。

一歷來醫案。自漢華元化獨振元首。倪仲賢集金玉大成。以及四大名家龍木論。若七十二家。各樹幟壇坫。迭奏官商。抑稱鈞天異響哉。然有效臻獨得。而瑕不言疵。理由初獲。而迴別青黃者。出朱入墨。鵠鶩難分。不載。

一治法分門。迴若雲泥。陰陽變換。具有權衡。不察司天。無以辨六氣五運之極。不驗經絡。無以審內外三因之候。不恭奇經。無以證七情六淫之氣。虎訣難存。鵠眸難別。是函翼經宣化循法。審因取原。機啟微為鵠輔。以諸家鴻論。證驗天行。贊理時氣。綱領條目。珠聯繡錯。庶迎刃以解。入彀而中爾。備載。

一用藥寒熱。猶用兵虛實。確有主見。非空拳射覆。隔靴搔癢者比也。灼其受病於某經。主症於某絡。病因於某部。感觸於某候。宜溫宜涼。內外表裏。一以貫之。若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宜熱而反以涼。沃之。宜寒而反以熱熾之。刀圭逆施。攻砭倒置。鮮不旋踵。而滋之殃者。可不慎哉。

一湯劑丸散。藥味用雖不同。而治法亦異。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漬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

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湯者盪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緩也。不能速去之。舒緩而治之也。丸散分兩。可多可少。若判為劑。必須十錢。至八錢。以為中正。羸弱者五六錢為劑。壯甚者必須兩餘。方得其效。少則藥力不足。多則不勝藥勢。

一製法必須極工。用藥料須擇道地。若不揀擇精良。以偽抵真。徒費工力。不能取効。如炮煨者。以整藥入於灰火中。或用麵裹。濕紙重裹。炮令藥上有烈紋者。方熟。附子南星豆蔻之類。是也。炙者。以整藥。或塗蜜。或薑汁。酥油。童便。酒漿等物。塗浸於藥上。用炭火炙。令香熟得宜。黃芪厚朴甘草皂莢龜板鼈甲之類。是也。煨者。以整藥入於炭火中。穩定燒熟為度。牡蠣石決明石膏蘆甘磁石之類。或用水醋童便淬飛是也。焙者。以綿紙隔藥火烘。令香脆。天麥門冬葶藶石棗之類。是也。炒者。以銀鍋砂鍋內炒。令香脆得宜。勿令焦枯過失。藥性若煉蜜者。每一斤。只揀十二兩五錢為定。火少火過。並不相宜。

一開導猶鏡面拭塵。而釜底抽薪也。寶鏡玄機。陽秋鐵鏡。不啻家諭而戶曉之。至撥雲覩日。掃霧見天。稱能手者。則罕觀焉。是函本自家鉢珍踰百朋。蓋垂掌而味溢黃芽。凝眸而香霏絳雪者。匍匐經年。俄頃建績。匪侈口乳石。而烹鳥煉鬼者類也。宜載。

一古人治目。凡藥力遲緩。不能急速取効者。則用針刺以濟其急。然醫者。必須熟明經絡。症之穴真。無不應手取効。但今人去古已遠。一聞針灸。心懷怯懼。是以醫心懈怠。鮮工於此耳。孰知其取効敏捷。大起沉痾。善用之者。靡不有驗。其治疾也。豈曰小補云爾哉。

一著篇立論。汗牛充棟。非炫名以逐羶。則市惠而弋利。求危言之中乎。竅而灼見筋膜者。蓋什未有一矣。是函堅白孤鳴。而理必晰於粹精。按今攷古。而症不遺於險怪。列部分門。鑽骨析髓。審輪定廓。察色觀形。開卷瞭然。灼如觀炬。較目實論。益詳。散金碎玉。篇愈著。今見者洞心。而鑒鑒分光焉。或亦持顛扶危之一取。

云爾備載。

一立方施症。研古敲今。歷有成論。匪臆造測度漫焉。嘗試者同也。昔人載一百六十症。則失之濫。上古著七十二症。則失之簡。是函摘要刪繁。纖鉅各當。定為一百有八症。啟蒙牖瞽。開豁茅塞。務令陰陽之縷晰。標本之攸分。內外表裏之條貫。虛實逆順之各殊。鑒形辨色。以驗其因。按候察部。以鏡其要。若夫智圓行方。化裁酌量。活活潑潑。時措咸宜。我不執方。方必符症。症自合方。隨方隨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過其人。方不虛傳。高遠之士。盍請鑒諸。

復慧子維藩氏識

傅氏眼科審視瑤函總目

卷之一

凡例十二條

前賢醫案

太極陰陽動靜致病例

五臟主病

八廓歌括

五運之圖

六氣之圖

五輪不可忽論

勿以八廓為無用論

點服之藥各有不同問答論

棄邪歸正論

用藥寒熱論

五臟所司兼五行所屬

動功六字延壽訣

五輪定位之圖

八廓定位之圖

五輪歌括

八廓主病

臟腑表裏三陰三陽輪廓貫通

逐年六氣總論

已上俱載首冊

五輪所屬論

八廓所屬論

目為至寶論

開導之後宜補論

眼不醫必瞎辨論

用片得効後宜少用勿用論

鈎刺鍼烙宜戒慎論

用藥生熟各宜論

識病辨症詳明金玉賦

子和嘗治病目。或腫或翳。羞明隱澁。百餘日不愈。忽眼科張仲安云。宜刺上星。百會。攢竹。絲空等穴。上血出。又以草莖內兩鼻中。出血約升許。來日愈大半。三日平復如故。此熱血壅宜破之之法也。

禹錫云。向有崔承元為官時。治一人死罪。因囚久獄。活而出之。後因病目數年。服藥痊愈。以別恙而終。一日崔目忽病內障。苦極喪明。愈年後。半夜獨坐。歎息時聞。階除如蟋蟀之聲。崔聞為語。答曰。是苦蒙活由之因也。今特報恩至此。遂以黃連羊肝丸。告崔治目。言訖不見。崔乃依合服。不數月。其眼復明。因傳於世。

觀音光眼咒

出藏經

偈曰

救苦觀世音。施我太安樂。賜我大方便。滅我愚痴暗。除却諸障礙。無明諸罪惡。出我眼室中。使我視物光。我今說此偈。洗懺服識罪。普放淨光明。願現微妙相。

每日清晨用淨水一碗。持咒一遍。吹氣一口。入水。持四十九遍。用水洗眼。能除眼障翳。即久瞶。治之亦可愈也。

晉范甯嘗苦目痛。就張湛求方。湛戲之曰。古方宋陽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次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以及漢杜子夏。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省讀書一。減思慮二。專視內三。簡外觀四。早起晚五。夜早眠六。丸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節。溫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眵。遠能視筆之餘。長服不已。非但明目。且亦延年。甯如是而行。不可謂之嘲戲。亦奇方也。

五臟所司兼五行所屬

精液之體重濁靜而屬陰

陰

☵ 坎 水

☷ 艮 土

木曲直



精氣神

☶ 坤 土 脾呼化食

土稼穡

作

☲ 離 火

☱ 兌 金

木噓明目

陽

☳ 震 木

水潤下

神氣之體輕清動而屬陽

酸 甘 辛 鹹

動功六字延壽訣

春噓明目本持肝。夏至呵心火自開。秋呬定知心肺潤。冬吹惟要腎中安。三焦嘻却除煩熱。四字長呼脾化食。

切忌出聲聞口耳。其功尤甚保神丹。

心呵頂上連叉手 舉手則呵 反手則吸

呵則通於心。去心家一切熱氣。或上攻眼目。或面色紅。舌上瘡。或口瘡。故心為一身五官之主。發號施令。能使五官。故上古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也。秋冬時常煖其湧泉。不傷於心。君素問云。足寒傷心是也。澄其心。則神自清。火自降。由乎神之清也。心通舌。為舌之官。舌乃心之苗。為神之舍。又為血海。故血少。則心神恍惚。夢寐不寧也。冬面紅受暄。故鹽多傷心血。冬七十二日省鹽。增苦以養其心也。

翳從銳眥起遮瞳人。右目亦生翳。自下而上。潔古云。從外走內者。少陽也。從下而走者。陽明也。此少陽陽明二經有積滯也。六脈短滑而實。輕取則短澁。遂用溫白丸。減川芎附子三分之一。倍加膽草黃連下之。服如東垣痞積丸法。初服二丸。每日加一丸。如至大便利。則每日減一丸。復從二丸加起。忽一日瀉下黑血塊如黑豆大而硬。自此漸愈。醫腹盡去。

櫻寧生治一人。過食醋蒜豬肉煎餅。後復飲酒大醉。卧於煖炕。次日瞳神散大。視無定。以小為大。以大為小。行步踏空。百治不效。予曰。瞳子散大。由食辛熱太過然也。蓋辛主散。熱助火。辛熱乘於腦中。故睛散。睛散則視物無的也。遂用冬連諸寒之藥為君。歸芍諸甘平為臣。五味子酸為佐。人參甘草天冬地骨皮為使。柴胡為肝竅之引。百劑而安。

一婦人目翳綠色。從下而上。病自陽明來。綠非正色。殆肺合腎而為病。猶畫家以黑調白合成綠之象。乃用瀉肺腎之藥。而以入陽明之藥為引使。

唐高宗上苦頭重。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太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綠綬百疋。以賜鳴鶴。

安善趙君玉。目暴赤腫。點洗不退。偶思戴人有云。凡病在上者。皆宜吐之。乃以茶調散湧之。一湧而目愈。君玉歎曰。法之妙。其效如此。乃知法不遠人。人自遠法也。

孫真人在仁廟朝。治衛才人患眼疾。衆醫不能療。或用涼藥。或用補藥。加之藏府不安。上召孫。孫曰。臣非眼科。罪不全責於臣。

降旨有功無過。孫乃診之。肝脈弦滑。非壅熱也。乃才人少年時。人壯血盛。肝血併不相連。遂問宮人。宮人云。月

經已三月不通矣。遂用通經藥。經既通。不日疾愈矣。上賜孫三十萬緡。宮人謠曰。神醫不來。雙睛難開。
許學士云。荀牧仲嘗謂予曰。有人視一物為兩。醫作肝氣盛。故一見為二。服瀉肝藥。皆不驗。此何疾也。予曰。孫
真人曰。靈樞有云。目之系上屬於腦。後出於腦中。邪中於頭目。乘目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入於腦。
則轉。轉則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邪中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歧。故見兩物也。令服驅風入
腦藥得愈。

丹霞朱僧氏代章宗出家。既病三陽蓄熱。常居靜室。不敢見明。明則頭痛如錐。每置水於項上。不能解其熱。歷
諸醫。莫能辨其病。後治之七日而愈。其法用汁吐下三法而已。後用涼物清鎮之。平復如故。

一女子年十四歲。因恚怒。先月經不通。寒熱脇痛。後兩目生翳。青綠色。從外至內。予謂寒熱脇痛。足厥陰之症
也。醫從外皆起。足少陽之證也。左關脈弦數。按之而濡。肝經風熱。兼血滯也。遂以加味逍遙散。加防風龍膽
草四服。而寒熱脇痛頓減。用六味丸。月餘而翳消。

一婦人患偏頭痛。五七年。大便秘結。兩目赤腫。眩暈。施之頭風藥。無不服。其頭上針艾數千百矣。一日戴人診
其脈。急數而有力。風熱之甚也。此頭角痛。是三焦相火之經。乃陽明燥金勝也。燥金勝乘肝。則肝氣鬱。肝氣
鬱則氣血壅。氣血壅則上下不通。故燥結於裏。尋至失明。治以大承氣湯。令河水煎二兩。加芒硝一兩。煎成
頓令分三次服。下泄如湯。二十餘行。次服七宣丸神功丸。以潤之。菠薐菜猪羊血以滑之。三劑之外。目豁
然首輕。燥結頓釋而愈。

叟善全治男子。每夜至。目珠連眉稜骨痛。頭亦半邊腫痛。以黃連膏等。寒涼點之。益疾。諸藥不效。灸厥陰少陰
痛隨止。半日後又作。又灸又止。月餘。遂用夏枯草香附子各二兩。甘草四錢。共為末。每日中。清茶調服錢半。
下咽痛即減半。七日痊愈。

前賢醫案

靈應漫抄云。淮南陳吉老儒醫也。有富翁子忽病。目視正物。皆以為斜。几案書席之類。排設整齊。必更移令斜。自以為正。以至書寫尺牘。莫不皆然。父母甚憂之。更歷數醫。皆不諳其疾。或以吉老告。遂以子往求治。既診脈後。令其父先歸。留其子設樂開宴。酬勸無算。至醉乃罷。扶病者坐轎中。使人舁之。高下其手。常令傾倒展轉。久之。方令登榻而卧。達旦酒醒。遣之歸家。前日斜視之物。皆理正之。父母躍然而喜。且詢治之方。吉老云。令嗣無他疾。醉中當卧。閃倒肝之一葉。搭於肺上。不能下。故視正物為斜。今復飲之醉。則肺脹展轉之間。肝亦垂下矣。藥安能治之哉。富翁厚為之酬。

九靈山房集云。元末四明有呂復。別號滄洲翁。深於醫道。臨川道士蕭雲泉。眼中視物。皆倒植。請治於復。問其因。蕭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至天明。遂得此病。復切其脈。左關浮促。即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到倒其膽腑。故視物皆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遂以藜蘆瓜蒂為麤末。用水煎之。使平旦頓服。以吐為度。吐畢。視物如常。

張子和治一年幼子。十餘歲。目亦多淚。眾醫無効。子和見之曰。此子目病。原為母腹中。被驚得之。其父曰。孕時在臨清。被兵恐。令服瓜蒂散。加鬱金。上湧下瀉。各去涎末數升。人皆歎之曰。兒腹中無病。何以吐瀉至此。至明日瞭然。爽明。

道山清話云。張子顏少卿。晚年常目光閃閃。然中有白衣人。如佛像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體瘠而多病矣。一日從汪壽卿求脈。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投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祝曰。十日中午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既如期。視所見白衣人。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黃亦不見。覺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為肺所乘。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不固。自

然有所觀。吾以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為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其病自愈也。

北夢瑣言曰。有少年苦眩暈眼花。常見一鏡子。趙卿診之曰。來晨以魚鱸奉候。及期延於內。從容久饑。候客退。方得攀接。俄而桌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少年饑甚。聞芥醋香。徑啜之。逡巡再啜。遂覺胸中豁然。鏡影消。無卿曰。郎君喫眼前魚膾太多。無芥醋不快。又魚鱸在胸中。所以眼花。故權誑而愈其證也。

丹谿治一老人。病目暴不見物。他無所苦。起坐飲食如故。此大虛證也。急煎人參膏二觔。服二日。目方見。一醫與青礞石藥。朱曰。今夜死矣。不悟此病得之氣大虛。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果至半夜死。

一少年早起。忽視物不見。熟卧片時。略見而不明。食減甚倦。脈緩大。重按散而無力。意其受濕所致。詢之果卧濕地半月。遂用蒼朮白朮茯苓黃芪陳皮。少佐附子。二十劑而安。

汪石山治一婦。年踰四十。兩目昏昧。咳嗽頭疼。似鳴。若過饑益甚。醫治以眼科藥。反劇。脈皆細弱。脾脈尤近乎弱。曰。脾虛也。五臟六腑之精。皆稟受於脾。上貫於目。脾虛不能輸運。臟腑精微。歸明於目。故目昏腦鳴頭痛之候出矣。脾虛則肺金失養。故咳嗽形焉。醫不補脾養血。妄以苦寒治眼。是謂治標。不治本也。遂用參芪各錢半。麥門冬貝母各一錢。歸身八分。陳皮川芎各七分。升麻柴胡甘草各五分。而安。

薛立齋治一男子。日晡兩目緊澁。服黃蘗知母之類。反劇。更加使血。此脾傷不能統血。輸榮於目然也。遂用補中益氣湯。送下六味丸而安。

給事張禹功。目亦不明。服驅風散熱之劑。反畏明重聽。脈大而虛。此由心勞過度。思慮傷脾。蓋心勞則不能生血。脾傷則不能運輸。精敗於目也。用補中益氣湯。加茯神酸棗仁山藥山茱萸遠五味而安。後自攝不謹。復作益甚。用十全大補湯。加前藥而復愈。

王海藏治一女。形肥年將笄時。患目或一月。或兩月一發。每發則紅腫。如此者三年。服祛風熱藥。左目反生頑

肝若噓時目睜睛

噓則通肝。去肝家一切熱聚之氣。故膽生於肝。而膽氣不清。因肝之積熱。故上攻眼目。大噓三十呬。一補一瀉。則眼增光。不生眼眵。故目通肝。肝乃魂之宅。夜睡眠閉。則魂歸宅。肝為目之官。秋面青。受尅。辛多傷肝。秋七十二日。省辛增酸以養肝氣。

腎吹抱取膝頭平

吹則通腎。去腎中一切虛熱之氣。或目昏耳聾。補瀉得宜。則腎氣自調矣。故腎通耳。為耳之官。耳聽藏精。不可聽於淫聲。大吹三十吹。熱擦腎堂。四季十八日。面黑受尅。甘多傷腎。故季月各十八日。省甘增鹽以養腎氣。肺病咽氣手雙拳。

咽則通肺。去肺家一切所積之氣。或感風寒咳嗽。或鼻流涕。或鼻熱生瘡。大咽幾咽。一補一瀉。則肺氣自然升降。肺為心之華蓋。最好清。故肺清則不生疾也。肺通鼻。為鼻之官。肺為魄之舍也。夏面白。則受尅。苦屬火。肺屬金。夏七十二日。省苦增辛。以養肺氣。

脾病呼時須撮口

呼則通脾。去脾家一切濁氣。故口臭四肢生瘡。或面黃脾家有積。或食食物。積聚不能化。故脾為倉廩之官。又為血之用。故飲食不調。則不生血。四肢不動。則脾困。故夜則少食。睡時脾不動。以致宿食。則病生矣。脾四季之官。為意之宅。故意不可以妄動。動則浩然之氣。不能清也。春面黃。則受尅。春七十二日。省酸增甘。以養脾氣。

二焦客熱卧噫噫

噫則通膽。去膽中一切客熱之氣。故卧時常噫。能去一身之客熱。補瀉得當。膽氣自清。目不生眵。膽怕熱。四時飲食。熱者少食。上膈無積。使膽氣清爽也。

元 春

木肝

黑睛 氣不和昏暗黑花頭痛多翳膜蟬睛或多冷淚

亨 夏

火心

大眦 氣不和昏熱腫痛兩眦赤爛生浮翳血灌瞳神

太極陰靜
陽動

利 秋

土脾

上脘 氣不和眼胞腫起弦爛努肉或臉翻偷鍼拳毛

貞 冬

水腎

白睛 氣不和白睛腫起多瘀肉滯血白膜侵睛淚眳

經云瞳子眼黑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故陰陽合轉而睛明此則眼具陰陽也

又云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

氣之精為白眼肌肉之精為約束裏攣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為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此則眼具五

臟六腑也後世五輪八廓之說蓋本諸此○臟腑主目有二○一曰肝經云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

藏精於肝又云人卧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又云肝氣通於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二曰心經云心

合脈諸脈皆屬於目是也至東垣又推之而及於脾如下文所云垣曰五臟生成篇云諸脈皆屬於目目得

血而能視鍼經九卷太惑論云心事煩冗飲食失節勞役過度故脾胃虛弱心火太盛則百脈沸騰血脈逆

行邪害孔竅如天明則日月不明也夫五臟六腑之精氣皆稟受於脾土而上貫於目脾者諸陰之首也目

者血氣之宗也故脾虛則五臟之精氣皆失所司不能歸明於目矣心者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靜而安相火

代行其令相火者胞絡也主百脈皆榮於目既勞役運動勢乃妄行及陰邪氣并損其血脈諸病生焉凡醫

者不理脾胃及養血安神治標不治本不明正理也

張子和曰聖人雖言目得血而能視然血亦有太過不及也太過則目壅塞而發痛不及則目耗竭而失明故

少年之人太過多年老之人不及多但年老之人其間猶有太過者不可不察也夫目之內眥太陽經之所